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慈湖詩傳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孫　藩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卷十一

宋 楊簡 撰

小雅一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爾雅釋草云苹蘋蕭郭云蘋蒿也釋草云蒿菣郭云
今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陸璣云苓莖如釵股葉
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毛傳曰呦呦然鳴而相呼
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鹿有文而美相呼而食故以
喻燕賓簧者笙中發聲之物吹笙以鼓其簧鄭箋云
承猶奉也嘉賓燕樂其間有相好者示我以周家所
行之道夫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周公所行乃天下大
公至正之道故後世君臣咸講學此道毛傳曰行道

也恌愉也湛樂之久德音者中心之德發諸聲音甚

昭明孔甚也顧視其民不恌薄豈非有德之言乎於

燕樂從容之次而相告語也其言善故君子心服之

法則之傚學之毛傳以視為示非式更也教從容遊

行也更燕以教致其重複慇懃也毛詩序曰鹿鳴燕

群臣嘉賓也今儀禮所存鄉飲酒禮諸侯燕禮大射

禮皆歌鹿鳴案周禮以賓禮親邦國以賓射之禮親

故舊朋友又諸侯之使臣卿大夫稱客諸侯稱賓天

子儀同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毛詩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毛傳曰盬不堅固也

說文曰盬河東鹽池鹽遇水則釋遇火則釋遇風亦

釋毛傳取此義乎朱曰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說文曰騑騑旁馬也然則四牡騑騑者横齊之狀乎周道者周通之道也委曲遟回我心傷悲念其父母也是詩勞使之來故閔其勞序其情也毛傳以周道為岐周之道者豈本於文王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之舊說乎此語雖見於魚麗之序序本於古義然古義非孔子之為衛宏作毛詩序蓋本於毛公毛公本於古毛自謂其學自子夏孔

子嘗戒子夏無為小人儒則子夏設有義亦難盡信況以義理言則内外之治一道也以歌詩言則豈有殷天子在上而文王敢擅治禮樂乎毛傳雖謂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然攷本詩初無此情毛義穿鑿凡周詩歌之於樂皆武王有天下以來所制毛傳云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黒鬛曰駱遑暇啟跪處居也行者跪則少安毛傳鵻夫不也爾雅釋鳥云鵻其鳺鴀郭云今鵓鳩李巡曰今楚鳩也某氏引

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鵻其夫不者邢疏云一宿之鳥陸璣云今小鳩也幽州人謂之鶻鵃一宿之鳥使者似之栩今皂斗木也詳釋見唐風鴇羽蘘生曰芑釋木云杞枸檵郭云今枸杞也邢疏引四牡集于芑杞為證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子秋熟正赤作歌以燕勞使臣之來曰今可以將母矣將母巳來告我乎諗告也慰勞親愛之辭也將母則將父可知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

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其解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云孺有柔義既具猶曰皆在于是和樂且柔孺言辭氣柔巽也其妻其子情好合同言夫婦父子和順孝慈如琴瑟之和毛傳曰翕合也帑子也湛和樂之至鑰論曰此解亦平然說詩意境未深此詩極言兄弟之間如伐木極言朋友之間前章引陳曰兄弟之急難相救助如此及其既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正詩之本意也此

二章言凡人以俏爾籩豆飲酒之飫爲樂者兄弟既具如謂兄弟無故具樂又何止籩豆飲酒而已其和樂又且如孺子之真情如孺慕之孺有不可解于心者凡人妻子止以好合尚能如鼓瑟琴之和若兄弟翕合而無閒其和樂不足以盡之又且湛矣如湛湛酒湛色然如此方見詩意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

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徳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是詩燕群臣之樂歌也而毛詩序曰燕朋友故舊蓋失其情矣夫君以臣為友乃其常言書曰臣鄰曰友邦詩曰惠于朋友視爾友君子是詩所謂友者同姓諸父異姓諸父異姓諸舅皆群臣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豈群臣之外復有所謂朋友故舊哉伐木丁丁非一人之聲友侶多故也鳥鳴嚶嚶非一鳥之聲呼

其友侶也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能求友者可以自幽而明自卑而升因鳥取喻也相猶櫬也君能求賢以為友必虛中謙和此虛中謙和神必聽之終致和平之福非自外至夫通天地神人一而已矣是一者在人為心心無所不通為孝為順為謙和為衆善是心神人之所同其機一動其應如響故聖賢和於朝民人和於野諸侯和於外四夷和於遠及是心因物有遷意動情流為傲慢為悖亂為危亂矣大抵丁丁乃

其木柔勢順刃利則許許然許許亦非一人之聲也
毛傳曰以筐曰釃以藪曰湑孔疏云筐竹器也藪草
也漉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用草者用茅也
僖四年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是也毛傳謂藇美貌未安釃酒以草酒由草而出如
與人然故曰藇藇者酒從草注出之狀也釃酒不必
一於筐以草釃之可也用筐而加之以草亦可也此
人情事理之常毛傳執一不可羜未成羊也速召也

微無也鄭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毛傳曰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咎過也按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六豆六簋又案周禮無上大夫然則公食上大夫八豆八簋其周衰諸侯僭禮歟孔疏云聘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今此唯有肥羜而已是非享禮詩非儀禮不可備文承文協韻執難拘必安知肥羜之非大牢耶鄭箋陳饋八簋食禮蓋以諸侯燕禮無黍稷公食大夫禮有黍稷也然公食

大夫禮惟一賓伐木之詩則諸父諸舅禮文不同自
秦焚書禮文盡不可攷而諸儒好為必然之説則難
矣宣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享
卿當燕衍者酒寛盛也籩豆必薦必踐行兄弟即左
右臣鄰同姓諸父異姓之舅尊之曰父曰舅親之曰
友曰兄弟友有切磋匡正之義故首章言之無遠言
其戚在燕所甚近也民之失德以乾餱之有愆愆謂
不分或分之不平皆謂愆違也餱糧之乾者至微末

也其有愆違遂為失德然則飲食臣友奚可不盡心

毛傳曰湑莤之也酤一宿酒也商頌烈祖曰既載清

酤毛傳謂酤一宿酒未安豈一宿以上皆謂之酤歟

商近古又祭禮尚古故用酤之清者與周時燕群臣

之湑酒大異矣此卒章叙諸父諸舅親族之尊者燕

樂歡洽索酒之辭曰有已成之酒則莤之以清湑之

酒飲我無已成之酒則雖一宿以上之酤亦可以飲

我坎坎擊鼓以樂我蹲蹲而舞以樂我迨我他日閒

暇俟王酒之成却復來飲王之湑酒矣今姑飲酤亦

可也是章蓋周初君臣和洽嘗有是言故播之聲詩

歟嗚呼君臣之間至於是可謂和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

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

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

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

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享補音虛良切漢郊祀歌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又曰聲氣遠條鳳凰來翔神夕奄虞蓋來孔享顏師古皆音香福補音筆力切按原本從示畐聲漢賈誼傳疏者或制大權以福天子顏師古曰福古逼字周易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

三字脫

福也又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秦瑯琊

刻石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漢房

中歌福與德叶班固明堂詩福與職叶簡疑孚力切

恐古逼字亦有此切　毛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

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箋云下下

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於王以

崇君之尊而福禄之以答其歌夫上之禮其下與下

之敬其上愛敬之情發於中心播於歌詩而序謂之

能蓋求諸心外殊為害道序大率若是天保安爾亦甚固孔甚也爾謂王也單盡也天俾爾所受之福盡厚程朱皆曰除舊生新天使爾獲益之多莫無也庶猶多也言之重複愛之至也朱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云單厚多益也詩云實始戩商爾雅謂戩福也爾雅義釋多差罄無不宜罄盡也遐遠也天降爾遐遠之福無有滿足之日故曰維日不足言福無窮也興者衰之反無不興隆如山如阜如岡如陵皆喻

福之隆髙也阜小山岡山脊爾雅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如川水之方至繼繼增益且莫知其窮也是詩祝頌之辭重複不已既曰單厚又曰何福不除又曰多益又曰莫不庶又曰戩穀又曰罄無不宜又曰百禄又曰遐福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可謂重複又重複下之愛其上祝之頌之不能自已之情形見於此吉卜日之吉也蠲潔也饎黍稷也祭禮有饎爨炊黍稷也而毛傳於是本爾雅謂饎酒食

殊未安爾雅多差繆難以盡信詩難彈紀姑言所本之黍稷周禮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孔疏云詩以便文不依先後毛傳曰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鄭箋云君曰卜爾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卜知也今人常言亦曰卜知不曰王而曰君先公尊先公嘏辭也毛傳曰弔至也詒遺也言神之感格而遺王以福也神自言則曰卜詩人稱神則曰詒民之質矣言民化上之德也民不浮偽復其本有之性質言百姓則羣

臣亦在其中矣日用飲食皆為王之德王之德善臣民之德亦無不善德非外為即日用飲食而無放逸焉則人本有之德性自不失矣民心無常惟上之從民心善則王之福本立矣緪弦月上弦則就盈福如月弦就盈如日方升有進而無退又如南山之久壽不騫不崩騫損也不可損也山亦有崩壞者如松柏之茂葉葉密比喻天下之人心無不承比於王者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

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

知我哀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牧補音莫筆切按原本三字脫揚雄青州牧箴牧與極叶與石叶阮籍大人先生傳牧與則叶與國叶

載補音節力切易林蹇之既濟曰車不利載請求不得鄭氏於詩載馳載驅春日載陽在宗載考載起載行皆曰載

之言則也難乃旦反　是詩皆勞歸之詩也詳考出車之詩至畏此簡書而止自喓喓而下疑為異篇喓喓之詩言南仲伐西戎春日遲遲薄言還歸與雨雪載塗異矣諸儒不以為疑者以惟序之從故也不思序初不可盡信也爾雅曰野外曰牧程曰謂我命我也諸儒謂天子為殷王者蓋不考序之為差謬也天子周王也鄭箋云載裝載也棘急也周禮司常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孔疏曰設此旐而屬之於旄之干矣

彼旟旐斯何有不旆旆者乎司常交龍為旂毛傳曰方朔方書襄陵又曰贊贊襄哉皆謂上也北方地勢漸高則北征宜言襄劉曰王命載之於竹簡喓喓草蟲趯趯阜螽釋見召南草蟲此喻南仲之未歸我未見也則忡忡念之及南仲既歸我既見則喜悅而從之如阜螽之於草蟲也末章美南仲不獨伐西戎有功而玁狁之難亦已夷矣併言其功也自喓喓草蟲二章而止以西戎之患小故略也諸儒言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言正歲夏之春也人習於夏正此叙人情故云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亦言世俗所習之夏正爾雅釋草云卉草而小雅四月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則以木為卉也卉其木之異歟其草木之通稱歟程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醜類也其徒衆也倉庚采蘩祁祁釋見豳七月毛詩序曰出車勞還率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

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詩序曰杕杜勞還役也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杕杜釋見唐風靡盬釋見小雅四牡爾雅云十月為陽李曰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

之期也鄭箋云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憂傷征夫如今已閒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邱曰萋萋新葉卉釋見前篇我心傷悲者征人傷悲女心悲止謂征夫其當歸止皆序其情感時觸物而生悲也止者語助也杞爾雅邢疏云春生作羹茹微苦箋云杞非常菜也呂氏曰杞之可食春莫矣李崇孝曰杞雖可食而苦孔疏云伐檀云伐輪伐輻是檀可以為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煌毛傳曰幝幝敝貌痯痯罷貌前二章皆前四句序征夫後三句序女心之

思望至此章前六句序征夫之勞末一句方序女心謂征夫將歸其不遠矣箋云載裝載也疚病也婦人思念其君子曰今非正裝載乎非已啟行而來乎我憂心甚病也孔甚劉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已逝而猶未至故多為憂恤憂也王曰會合卜筮之言皆言近矣謂時日近爾謂征夫所在甚邇卜筮合言如此四章序情閔勞一如東山皆勞歸士蓋王親征故不及將率歟不然則勞將與士異禮歟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毛詩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斯言已贅矣而又繼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則於詩外作說

為贅滋甚徒亂大旨況差謬不一且以為道耶則内外一致以為歌詩耶則常棣既以閔管蔡之失道而作則武王已崩矣何得言文武告于神明則何得自稱君子鄉飲酒燕禮歌此詩序非聖人作况復乖謬義當廢黜是詩自和平自雅正無非道者不假外釋惟不知道者乃為贅説易曰離麗也釋文不音何於此力馳反今周易如字麗附也毛傳曰鰭揚也鯊鮀也爾雅釋訓云凡曲者為罶邢疏曰曲薄也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罶毛詩傳曰罶曲梁也寡

婦之笱也郭璞云凡以薄為魚笱者名為罶罶者魚所留也陸璣疏云鱨一名黃揚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爾雅釋魚云鯊鮀郭云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非正圓圓而長也毛傳曰鱧鮦也釋魚云鯉鱣鰋鮎鱧鯇據此文則三魚也而郭璞注云鯉今赤鯉魚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鰋今鰋額白魚鮎別名鯷江東呼鮎為

鮧鱧鮦也鮀今鱣魚似鱒而大據郭今注則不止於三魚乃六魚今鮎魚身雖圓長而首鰋匾爾雅曰鰋鮎是一魚孫炎亦從之旨美也有者多之別名今俗語亦云偕者言皆有謂備也時正得其時也禮文廢缺其鄉飲酒公燕禮之外用此亦多　補音維其時矣上紙切播時百穀王肅作是敘時五福馬融作是是亦上紙切易林允之蹇曰心願所喜乃今逢時史記龜筴傳富有天下貴為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王粲七釋不以志易道不以身後時進德

修業與世同理李尤陽德賦協三靈之純壹兮正階

衡以統理參日月以並昭兮合厚德於四時

由庚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

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南有樛木甘瓠

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

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鄉飲酒燕禮閒歌此詩餘禮用之當亦多嘉魚以喻

嘉賓烝衆也罩捕魚器喻以禮致嘉賓也式更也不獨衆賓會聚而已又有燕禮以樂之也汕汕喻嘉賓之和樂衎和也木樛曲逮下故甘瓠得以纍之使君子不謙恭則嘉賓不可得而致瓠以喻嘉賓故曰甘嘉賓似鵻之來集思皆語助也又燕親之至也鵻釋見四牡毛詩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崇丘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

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
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
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
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
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補音臺田飴切釋名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
漢柏梁臺七言衛尉曰周御交戟禁不時光祿勲曰
總領從官柏梁臺廷尉曰平理情獄決嫌疑易林損

之恒日良夫孔姬挾㹳登臺漢樂章天馬徠龍之媒
遊閶闔觀玉臺揚雄作大匠箴春秋刺譏書彼泉臺
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桓君山仙賦臺與芝叶陸機
挽歌臺與騏叶徠陵之切有萊陵之切陸璣草木䟽
萊藜也徐鍇說文繫傳曰此言萊蔓華爾雅作釐與
萊同婁才切鍇知同為婁才切不知同為陵之切也
郭璞遊仙詩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
未若託蓬萊臨源挹清波陵阿掇丹荑柯俱羽反栜

音庚者補音崔駰慰志賦者與舉叶陸機愍懷太子文者與宇叶韓愈元和聖德詩者與午古叶又下與厚皆後五切亦叶然則者宜果户切而補音果羽切失毋後下五切漢溝洫志白渠之歌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為雲決渠為雨韋孟諷諫詩鄉國漸世垂烈于後迺及夷王克承厥緒嚴忌哀時命使梟揚先道兮白虎為之前後浮雲霧而入冥兮騎白鹿而容與東方朔客難後與鼠叶揚雄河東賦後與叙叶又趙

充國賛後與武叶鄉飲酒燕禮間歌此詩詳釋見魚麗　毛詩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毛傳曰臺夫須也萊草也孔疏云臺夫須釋草文又陸璣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周禮云萊五十畞萊為草之總名臺萊皆草衆多喻賢人之衆多次章桑楊杞李栲杻枸楰乃更韻亦明其材實皆美杞釋見四牡栲杻釋見唐風山有樞毛傳曰枸枳枸楰鼠梓疏曰枸釋木無文

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枝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謂之木蜜釋木云楰鼠梓郭云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山楸之異者人謂之苦楸武王周公之時所任皆賢所賓禮皆賢故燕樂之飲食之敬之愛之贊美之以爲邦家之基本祝祈之願其萬壽而無有期限又美之足爲邦家之光輝爲斯民之父母民賴之以生養也又美其德音不已言人稱頌之不已又

美其德音之盛茂又祝其萬壽無有疆限又祝曰眉壽不遐遠乎黄髮耇老不遐遠乎眉生毫毛為壽考之相又不特祝頌其身而已又祝其保養爾後人毛傳曰艾養也然古書著艾老壽也又祝其保壽爾後也

由儀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

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
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寫補音賞羽切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韓愈元和聖
德詩末乃取闒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切膾脯然則宜思
羽切而補音賞羽切何也　是詩天子燕諸侯之樂
歌也而毛詩序曰澤及四海為義不明諸儒為說雜
錯不成文蕭香草而又盛茂蓼茂也或曰衆也蓼莪
及東山蓼薪音義同夫香草蓼然其茂又露零其上

湑然其清豈不可愛也哉王者之親愛諸侯其情如之見諸侯如見湑露之蓼蕭喜樂之如是君子謂諸侯也既見君子我心傾寫一無藏襲與之燕且笑且語又稱譽其善其有功德之大者有錫命焉次者亦有賜焉是謂處今謂之處分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氏載龍旂以朝則有龍矣車服華盛豈不燁然有光大抵喜樂之辭無所不致其美其德不差爽是亦譽之也壽考不忘祝頌其壽考不忘德也泥泥霑濡也

孔甚也燕安也豈和樂也弟悌順也甚安豈弟譽其德也王於諸侯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其親之則曰臣鄰曰友邦曰兄弟伐木曰兄弟無遠是詩曰宜兄宜弟皆謂諸侯也曰宜者善之之辭也既美其德之令又願其壽考又安樂也侯氏車止則馳御轡首之鞗草沖沖柔白者見馬和鸞之音當亦未泯雝雝其和萬福攸同攸所也同者諸侯不一人也亦君臣上下之所同也亦祝之也自士禮尸

嘏其主人猶曰萬年而況王于諸侯乎南山有臺施于鄉賓施于羣臣猶曰萬壽而況于諸侯乎則祝其萬福也宜矣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和鸞詳釋見

駟驖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

儀

毛詩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毛傳曰陽日也晞乾也歐陽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非至醉則不歸燕私慇懃之意毛傳曰豊茂也鄭箋云載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異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

成也豊草杞棘更辭協韻歐陽謂露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無他義也棘棗木也非荆棘之棘君子謂諸侯稱其令德明著人所允信有實德也桐椅之實離離可觀喻諸侯多儀之可觀毛詩序之大患患在每詩輒異其義夫周之燕饗諸侯豈一禮一詩而止哉蓼蕭亦燕諸侯之詩又異其義曰澤及四海鹿鳴伐木南陔白華華黍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皆燕諸侯之詩雖其閒亦有通用不専於

燕諸侯而為序者之好異亦昭昭矣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弨尺昭反補音貺虛王切左氏傳伯姬之占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楚辭九章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自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

眖按原本四句脫徐邈讀益呼光切補音載子例切秦瑯琊石刻載與意叶按原本意訛作旨屈原九章載與置叶崔駰太尉箴載與尉叶晉祠廟歌載與備叶槊古刀反鑄市由反　毛詩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毛傳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襄王賜晉文公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策命為侯伯孔疏云唐

大者其體强弱之名彤旅者弓色之異稱爲弓者皆
漆之以禦霜露漆之爲色赤黒而已彤既爲赤則知
旅者爲黒也言語助也王曰受而藏之者工成而獻
王王受而藏之以待有功也賔諸侯也嘉者善之也
我有者親之之辭也以彤弓貺之非特以禮文加之
而已其王之中心實貺之禮所以行中心之誠故禮
防乎僞又曰去僞孔疏云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德
習射則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

弨夾庾唐大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載承也出諸府庫受而載之將以貺賓也中心喜之故貺之右之所以賔之也毛傳曰橐韜也醻報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是詩善君子養育人材也毛詩序曰樂育材也君子

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攷本詩則序文微差
爾雅釋草云莪蘿蒿也陸璣云莖可生食又可蒸香
美味頗似蔞蒿毛傳曰菁菁盛貌中阿阿中也大陵
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觀詩辭
君子于人材可以言養育不可言長君子見善類而
樂又相敬而有禮儀又錫之以百朋之祿雖人材衆
多大小如楊舟無所不包載而養育之我心則喜所
謂人材者其心喜也我心則休所謂人材者得所依

歸而其心安也詩云有卷者阿則陵之有阿曲者名阿水中小渚曰沚漢食貨志有大貝壯貝幺貝小貝皆二枚為一朋其直有差其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枚直錢三是為貨貝五品鄭箋云賜我百朋得祿多我喜美故以比人材歟楊木之舟輕而善載載沉載浮之載語助也其舟或沉或浮則所載多矣喻人材大小無不包載而養育之詳玩終篇其養育人材之意見矣鄉飲酒禮至於無筭樂或歌是詩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斾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来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閑補音應瑒馳射賦閑與仙叶今京語閑音之餘有虚馬切之音憲補音虚言切禮記武坐致右憲左鄭氏憲讀如軒聲之誤也版詩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毛云憲憲猶欣欣也亦如軒友補音羽軓切易林屯之小過曰初憂後喜與福為市八佾列陳飲御嘉友需之損仲友與鯉叶或用此詩 玁狁孔熾宣王命尹

吉甫帥師伐之歸而燕之作是詩而歌之也所謂王于出征奉王命而出征也故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是詩孔子取焉取其無邪也而毛詩序反焉歷序諸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是不取之也序之所論似是而非其間固多謬妄之義無益之文而大意謂失道而致四夷之交侵則亦有之而不可以是亂孔子所取之大旨嗚呼孔子沒諸儒雜說榛蕪大道惟其似是而非故學者不得而知夫玁狁侵鎬及方

至于涇陽然後伐之而又不過逐出之而已不嗜殺也致禮以勞吉甫之歸愛敬之道也不嗜殺正也愛敬正也無非道者道心人所自有放逸則昏苟非昏放人心即道諸儒不自知不自信故亦不知人不信人舍近而求遠棄平常而求異故旁推外索雜說紛紛而道始不明矣是詩朝廷所作故用周正六月建巳之月也棲棲也凄凄有冷意時有麥秋之寒也按棲鑰集有此七字又按鑰論云毛氏棲棲簡閱也蘇黄門曰棲棲不安也李氏曰如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

依依言其不安也雖未爲定論然以爲棲棲有冷意參秋之寒則不可俗諺云江南兩浙春寒秋熱若中原北方則立春便温和入夏便熱入秋便涼冬則極寒宣王在西周四月豈復有冷也　豳風七月所序寒暑與江南同今江南四月亦間有寒今四月周六月鎬京去豳亦近不然則軍行棲宿于軍中東山言宿在車下棲棲多皺孔疏曰飭齊正也車中載是常所服用之物釋文曰比齊同也毛傳曰物毛物也孔疏云四驪駟馬皆鐵驪之色我服謂凡師行服用之具皆成也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

十里謂一日所行也四牡修長又廣大其大又有顒然昂起之狀薄之為言輕略也薄伐明征伐非王者之本心不得已而伐之姑平難而已膚敏捷也毛傳曰公功也奏奏聞戰功于上今俗謂之奏捷毛傳曰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也朱曰共與供同師之勝敗惟在整與不整而已兩陣之交陣動者敗此斷斷不易之論是故貴乎有嚴敬之德其善無窮敬則有德六師之所心服亦敵人之所

服敬則靜靜則明靜則不亂敬則不忽敬則有備敬則能謀敬則始終如一雖勝而不驕雖或敗而不懾不亂謂之善敗故貴乎有翼翼翼小心敬也則足以供武之事以定王國茹入也玁狁不自退而入其國乃益出而侵入周地之焦穫整居者安然無所忌毛傳曰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毛傳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孔疏云王肅以為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

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故知同千里之鎬長安洛陽代為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侵至涇水之北水北曰陽毛傳曰鳥章錯草鳥為章也白斾繼旐者也爾雅釋天云錯革鳥曰旟自禹貢已有熊羆狐貍織皮謂四者之織毛及四者之皮則此織文鳥章謂織而為革鳥之文章也鳥羽有異色錯雜而織之革急也鄭謂畫急疾之鳥隼言

畫未必然也釋天云繼旐曰旆司常云鳥隼為旟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元戎猶先鋒也毛傳曰輊摯佶正也鄭箋云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閑習也毛傳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武能却敵文不窮追萬邦之所憲法吉甫振旅而歸王設燕禮於是君臣上下咸喜矣多受賞賚之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序

情閔勞也鄭箋云御侍也今飲之酒又使諸友恩舊者同侍又加其炰鼈膾鯉珍美之饌毛傳曰侯維也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意張仲諸友皆吉甫同行之官屬而張仲尤其友善其副貎爾雅維侯也郭注引此侯誰在矣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第

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補音衡戶郎切横也楚辭九歌衡與芳叶又惜誓衡與藏叶易林泰之晉衡與强叶大壯之謙衡與鄉叶急就章衡與裳叶瑲七羊反本亦作鎗芇音弗珩音衡補音部郎切張衡思玄賦襲温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辮貞亮以為鞶兮雜伎藝以為珩淵補音於巾切開元五經文字鼘音因詩伐鼓鼘鼘有閟詩鼓咽咽集韻鼘與咽於巾切又同一均切今存一均切簡謂淵字宜從一均切咽亦如字　蠻荆為亂宜

王命方叔帥師伐之歸而作是詩以燕之毛詩序曰宣王南征也毛傳曰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漁臨程曰薄言發語辭陸璣草木疏曰芑菜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朱曰此即今苦藚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程曰師干猶云兵甲也干盾也干以扞禦師干古語明先王不得已而用師特以禦難而已不務於殺

試肄習也騏馬之雜色者詳釋見曹風鳲鳩一車四馬其馬皆騏左右齊馳如翼而飛毛傳曰奭赤貌鉤膺樊纓也孔疏云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為奭故知赤貌也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輅故引金輅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鉤膺樊纓也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也鉤用金在頷之飾也爾雅輿革後謂之茀郭云以韋靶後户竹後謂之蔽郭云以簟衣後户齊風云簟茀朱鞹孔疏云有魚

皮為矢服其馬婁頷有鉤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絛皮為轡首之革而垂之士喪禮下篇薦馬纓三就巾車金輅鉤樊纓者絛纓文交織如樊籬也讀樊如鞶則改字未安鄭謂纓以五采中鄉鄉中也鄭箋云交龍為旂龜蛇為旐毛傳曰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瑲瑲聲也朱芾黄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其鸞在鑣鑣馬銜也駟鐵䡩車鸞鑣孔疏云所佩葱玉之珩玉藻云再命赤

軷黝珩三命赤韍葱珩周易困卦朱芾君象赤芾臣
象與玉藻合故毛傳曰黄朱朱之近黄者為赤朱赤
色相似故通稱歟司常云鳥隼為旟釋鳥云鷹隼醜
其飛也翬蓋急疾之鳥也軍旅有鳥隼之旟象用師
擊搏凶徒所尚急疾而師律貴乎嚴整不整雖徒勇
必敗此因隼旟就列行陣嚴整而起論曰鴥彼飛隼
其飛戾天亦集而止不妄動明軍律嚴整士卒不敢
妄動進退左右跬步唯命毛傳曰伐擊鉦以静之鼓

以動之鄭箋謂鉦也鼓也各有人焉孔疏亦不能援古以證其非蓋鄭以來古軍政漸壞鉦鼓各有人枯於所見故反曲説以箋此詩謂言鉦人伐鼓互見爾今諸軍皆有金隊鼓隊誠如鄭云而是詩言鉦人伐鼓明一人而掌二事鳴金則不鳴鼓鳴鼓則不鳴金地官鼓人兼掌金鼓孔疏云周禮有錞鐲鐃鐸無鉦也説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説文又曰鐲鉦也鐃也則

鐲鐃相類皷人注云鐲如小鐘然則鉦正鐃也鐲特相類爾皷人云以金錞和皷以金鐲節皷以金鐸通皷惟金鐃止皷然則所謂鉦者惟鐃耳諸儒徒以相類致亂惑皷動鉦静之義不可軍政進止全在皷鉦陳師則先皷鞞有制定之意定則止而極故鞞亦有窮義鞞定嚴整軍政所貴方叔文譽甚顯著其材實亦人咸信之允信也大司馬云中軍以鼙令皷淵淵鼙音也鼙皷之小者書曰班師振旅春秋傳曰入曰

振旅方叔將征蠻荆試肄其師干習其進退皷以進之振旅以習退淵淵閴閴皆有整整不亂之意毛傳曰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猶道也尚書作猷一也猶之為獸猶豫進緩大凡人心得其道者舒徐優游失其道者急疾躁動故自古承襲以猶為道才犬一也才謂之反犬後人欲别其義故易置其犬歟夫通三才貫萬事無非道者故古聖賢無不遵道而行每言曰道古語流傳見諸詩書自武事

言之故曰克壯其猶執其渠魁而當訊問者又獲其醜類朱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其車三千二十二萬五千人豈承亂之後特置其盛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黄既駕

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補音奕奕一讀夷益切一讀弋灼切班固奕旨北方之人謂棋為奕宏嗣說之舉其大略陸機七徵敷延袤之廣廡矯陵霄之高閣秀清輝兮雲表騰藻蔭之奕奕陸雲喜霽賦奕奕亦與閣叶又祖德頌奕奕與廓叶陸冲風賦奕與薄叶金舄一讀思積切一讀七

雀切説文或从隹或从㕚知歳所在與鵲同太元逃
首足金烏不忘溝壑陸雲逸民賦烏與漠叶有繹一
讀夷益切一讀弋灼切宋玉九辯繹與廓叶揚雄甘
泉賦繹與錯叶　毛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
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
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是詩有以
見宣王任賢使能諸侯心服以禮而田軍政整暇詩
人美之曰大成謂德政之兼隆也而序不及之黄曰考

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按字書訓釋說文並以䴥為高屋蓋馬之高大也馬閑習之齊同軍事尚整也毛傳曰東洛邑也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閒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按原本脫三字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毛傳謂芟草

以為防則所謂甫草謂薪楚之類歟薪從艸則薪亦可言草爾雅卉草而四月之詩謂梅栗為嘉卉則卉草蓋兼木焉甫大之草禽獸所依故駕車東行而田狩言語助也孔疏云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又以裘纏椹質以為門中之闑毛傳曰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春秋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詩惟言選徒選擇其卒徒也不曰車者以車素所攻治不於此時選

也毛傳及序俱未安孔疏云建立旐於車而設旄牛尾於旐之首鄭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呂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云東有甫草即此地之子于苗選徒搏獸于敖先使有司閱習也毛傳曰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周禮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攷此則會者非朝覲宗遇

之常禮而有時乎來見者之名也同者王不巡狩而諸侯咸朝馬之名也今宣王之東都而諸侯咸朝來者不絶於道繹者不絶也是謂會同有繹毛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大射儀司射袒決遂鄭注云決以象骨為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闓之遂射韝也以朱韋為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決者所以決而發之拾者所以收拾左袂使不阻矢也諸儒言佽俱未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決拾以次而射故曰佽佽者人

叙次也謂天子發而後諸侯發諸侯發而後大夫士發之次也鄭箋云調謂弓矢强弱與矢輕重相得箋義亦未盡凡弓矢之非良者其患害曲折不勝其多調和則曲盡其道不止於弓矢相稱而已夫者男子之通稱同者言其皆能中獲柴者𦬊也積也謂積禽也射夫既皆中獲又助王舉積禽于以明諸侯心服禮順故助我舉𦬊也王曰猗不正也兩驂不在衡軛之下故多偏倚唯善御者兩驂不猗雖馳而一無所

失按樓鑰云此一段不盡其義蘇黄門曰四黄既駕兩驂不猗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之善也葢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為之詭遇則獲故王良為之範則㚆奚不能獲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焕然箋云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王良曰吾為範我馳驅引詩曰不失其馳則不失者不失法度也範法度也周禮凡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而此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者田畢也爾雅釋天文繼旐曰旆郭注云帛續旐末為燕尾者司常云析羽為旌釋文注旄首曰旌孔疏謂大庖君

之庖也禮一曰乾豆二曰賔客三曰充君之庖此大庖不盈明不多殺也以禮而田不以縱欲而田徒御不驚見其不暴不駭文武成康之道於是乎復興故詩人美之箋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之子謂王朝主軍政之人也率衆從王而東田其政令嚴整寂無諠譁之聲人雖聞其東田而無聲也善其整也唯前選徒囂囂餘無聲也凡事唯言其大體有聞無聲于

以益明宣王之任賢使能展誠也大成大全也允信也有政者或虧於德有德者或失於政是詩言宣王德政之兼隆故信宣王之大成序言攘夷狄復竟土蓋言諸侯所以復會之情爾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地官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注云輂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輦加二板二築

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故書輦作連夫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所謂步卒者徒行者也何止於輦人之數而爾雅特云輦者也豈凡徒皆稱輦者歟孔疏亦疑諸徒皆謂徒行此獨以為輦豈爾雅多差歟毛傳曰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䯚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

射於澤宫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鄭箋云每禽三十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賔客且以酌醴

補音禱當口切易林允之咸離之訟小畜之坎禱皆與酒叶侯于紀切開元五經文字亦云矣　毛詩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毛傳曰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禱未必為獲也先王于禽獸豈亦忍于多殺哉禱者禱其無傷人也弓矢馳驅之間或偶傷人故禱歟

按樓鑰云毛以禱為禱獲固已贅矣此謂禱其無傷人亦未為的當狩田而用馬故禱于馬祖不必専為獲亦不必専為求無傷人與㕓焚不問馬之意不侔　鄭箋云戊剛日也乘牡順

類也劉曰田之前二日也朱曰其戊辰歟爾雅釋文云既伯既禱馬祭也孔疏云伯長也夏官校人云春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郭注云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箋云醜衆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毛傳外事以剛日差擇也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韓奕麀鹿麌麌說文噳羣口相聚本亦作麌禹貢雍州漆沮既從從者從入渭水然則天子之所其在渭漆沮之會歟按樓鑰云漆沮既從禹貢自說治水此詩

自說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似不必泥此從字樓尚書云驅禽獸至天子之所中原平原之中也祁盛也詩云被之祁祁又云祁祁如雲皆言盛也孔甚也瞻彼中原其盛甚有謂獸也或儦而行或不行而止止則若有所待然故曰俟俟或聚而羣或兩而友悉率左右二列各供其事天子燕安焉天子首發諸侯大夫士次發有司悉率左右士伍畢發天子至是燕安無事矣豕牝曰豝殪死也釋獸云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初為小豝而

發矢忽大兕當之而殪喜其獲大故形於詩朱曰御進也李曰既逐獸矣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孔疏云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禮命之宥天子之所賔客者惟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内其君為大賔其臣為大客賔客相通稱箋云賔客謂諸侯也酌醴而飲羣臣以為俎實也毛傳曰饗禮天子之飲酒也孔疏云且酌醴與羣臣棻毛傳謂重物慎微者將用馬先禱馬祖則慎微施諸馬耳而衛宏作序連言接下乃謂

施諸人序差謬益可覩矣又卒如此此於詩外生說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補音寡果五切三畧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吳子曰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易林大過之泰曰當年少寡獨與孤處東方朔七諫寡與輔叶史記叙傳天下

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班固幽通賦寡
與御叶漢書陳湯傳斬宛王毋鼓之首顔師古曰西
域傳作毋寡而此作毋鼓寡鼓聲相近蓋未知此韓
詩外傳三升曰觚觚寡也補音宅達各切說文託也
漢書注臣瓚曰古文宅度同揚雄解嘲爰清爰靜遊
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廷音定兖州牧箴成湯
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馬融笛賦王孫
保其位隱處安林薄宦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班固

泗上樊噲贊命惠瞻仰安全正朔國師是封先榮是宅李興諸葛亮碑辭昔爾之隱卜唯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張協七命金華啟逢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周官縫人注度音宅正謂此音而陸德明云古文宅與度字相近因此而誤藉使改宅為度不知謂度音度者果何義也禮記引詩宅是鎬京周官注引書宅西曰昧谷史記引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三危既宅皆正書宅為度漢去古未遠故所讀尚如

此　是詩美周大夫長慮興謀築垣以安民而愚者不知也厲王之亂國人奔散如鴻鴈之飛肅肅羽飛之音也之子周大夫也亂定之子出而招來安集之使反其國都故之子劬勞于野之子於是矜閔民人之失所尤哀鰥寡孤獨之罹禍民去而復反其所如鴻鴈之飛而集于中澤為得所安止大夫又為長久之慮覩垣圮壞他日何以禦寇故建議築垣興役百堵皆作雖上下一時劬勞然其究終則可以永安其

居矣宅居也卒章復追念萬民潰散如鴻鴈之飛其哀鳴嗷嗷可哀可閔維此明哲之人謂招集與夫興築為劬勞也彼愚者所知不及遠所為苟且乃謂我宣驕好作為耳作是詩者知之子者之徒也謂我皆謂之子也而詩曰我者詩人視之子如己也故其辭云而毛詩序曰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鰥寡無不得其所焉玫本詩近之矣其差者多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補音煇許云切史記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之又薰粥薰作煇張衡西京賦金戺玉階彤庭煇煇珊瑚琳碧瓀珉璘彬按原本璘誤作璞字　嚮晨之時東方之明升矣庭燎之光漸微而見熏煇煙光相雜旂補音渠斤切孔武仲云旂從斤以詩與左傳驗之合音芹字芹𢇁聲相

似故後人相承誤矣左氏傳晉下陽之謡曰丙之晨龍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武仲所引即此也禮記旄期稱道注云旄期或為旄勤此一音多類此

毛詩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其者語助也當如字不必作基音夜如何其詩人自起問端也夜猶未中也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胡云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是從未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毛傳曰庭燎大燭

也將將鸞鑣聲也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為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按樓鑰集此下有然則與庭燎有興焉今俗曰籸盆者庭燎歟籸麻燭也音說毛傳以為大燭未安樓鑰論云今說亦未安籸乃麻餅也謂大燭司農謂麻燭皆是也古者如男子夜行必以燭童子隅坐而執燭又如顏叔之束燭非如今之蠟燭也凡點大而明者如麻骨樺皮松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燭今祭祀所用庭燎以麻骨一大束立於地而然其上照耀一庭故毛謂之大燭司農謂之麻燭却非籸盆也今本無籸盆之說當是從樓說刪定樓尚書云凡點大而明者如麻骨樺皮松明之類皆謂之燭麻燭束麻骨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

桓公始也然則天子之庭燎百緻君子來朝者毛傳止謂諸侯則卿大夫不得謂之君子乎不得與於朝乎凡乘車詣朝者皆有鸞聲至於旂則獨諸侯載旂以朝此諸侯在其中也李曰左傳秦后子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盡也則艾為盡意毛傳曰晣晣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有煇庭燎鄉晨而見熏也天寢明故得覩其旂鄭箋云朝禮別色始入夫為國以禮禮者天下之中制也不及焉固不可過焉亦不可不

由乎中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故箴之一車四馬八鑾鑾在馬鑣鑣銜也一馬二鑾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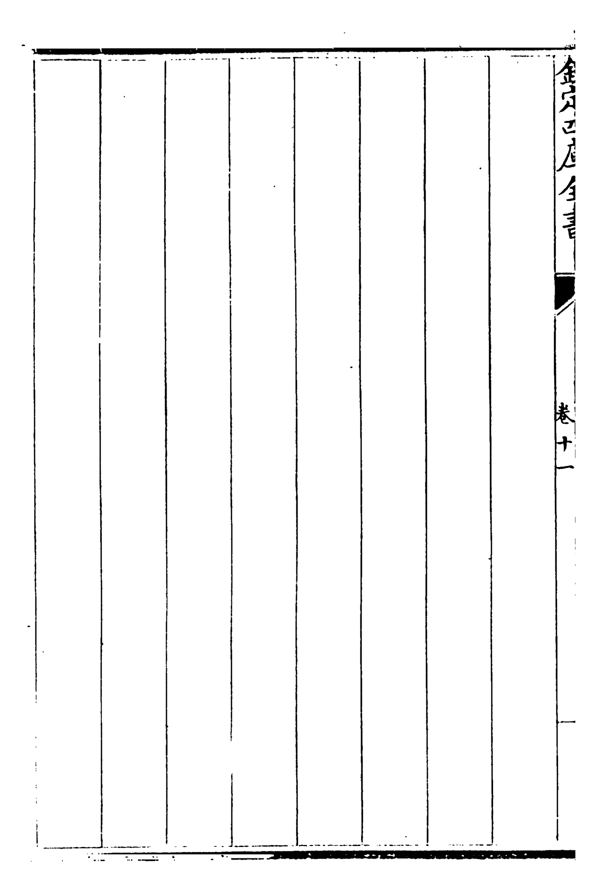
按此篇永樂大典無解恐是遺脫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詩序曰鶴鳴誨宣王也宣王亦賢矣豈昏然殊不辨賢否者哉不能無蔽爾亦曰規可也曰風可也知人難哉雖堯舜不以為易大賢德譽著聞如鶴鳴聲聞其賢易知其有德譽未著如魚潛在淵在渚實有

可取而宣王未知檀木至堅而美忠實力諫之臣似之詩人曰予樂彼園唯樂其樹檀爾其下皆擇也輕薄鄙賤隨風東西一無所守小人似之而能隨主意上下宣王惑之他山之石質雖未精粹而可以為錯以攻玉玉比宣王石比直言率直之臣大抵逆耳之言自古難受況賢人吉士忠信質直不善委曲又世衰道微士失教養多率直不粹美以宣王聰明有所不足之君而聽不能無過不粹美逆耳之言是以難

也毛傳曰穀惡木也說文云楮也從木者聲非從禾
也楮不材之木也亦似小人鄭箋云臯澤中水溢出
所為坎自外數至九鶴在中鳴而野聞其鳴聲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慈湖詩傳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孫　藩

慈湖詩傳卷十二

宋　楊簡　撰

小雅二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補音牙訛胡切易林訟之鼎曰虎聚磨牙以待豗猪太元夷首夷其牙或飫之徒殺首豨殺其牙發以張

狐急就章款冬貝母薑狼牙亭歷桔梗龜骨枯韓愈毛穎傳中山之占不角不牙衣褐之徒揚雄豫州牧箴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漢地理志允吾應劭音鉛牙揚雄長楊賦雅與祛叶班固東都賦雅與武叶此皆當讀如五牙本如吾雅亦本如伍也周易大畜豶豕之牙鄭氏讀牙如互漢書宗族盤互顏師古曰盤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若犬牙相入之意自吾為互聲之轉爾師古或未知此　是詩

刺祈父也而毛詩序曰刺宣王也是固宣王之不知人也言刺王則大悖毛傳曰祈父司馬也鄭箋云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恤憂也司馬掌兵甲以守封圻故曰圻父歟箋云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衞女何轉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呂伯恭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衞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有親老而

無他兄弟其當免役征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

按原本前兩章既刺以下脫今據讀詩記補入

毛傳曰厎至也亶誠也熟食曰饔劉曰尸主也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

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補音客克各切楚辭九章九辨客皆與薄叶漢石顯傳宰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易林未濟之豈曰崔嵬北岳天神貴客師之頤曰重門擊柝備不速客太元童首大開帷幕以引方客古詩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左氏傳

以陳備三恖徐鍇曰今俗作恪案古客皆讀如恪

毛詩傳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

者縶絆維繫也鄭箋云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

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

之欲留之吕曰逍遥者徘徊少留吕伯恭曰所謂伊

人蓋廊廟之人也于焉逍遥于焉嘉客既幸其來以

為榮復深歎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含蓄未發其辭

氣則慘然不樂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去朝適野時

事可知爾公侯尚逸豫而不懼乎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春然別賢者其情意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世也故以毋有遐心勉之按原本脫呂伯恭曰一適云段今據讀詩記補入者善其宜遁而亦有訣別之意也二思皆語助也程曰末章言其遠遁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遯空谷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如玉也賢者既遠遯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按原本程曰以下脫今據經說補入孔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

如金玉不以遺問我朱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蓋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覬其相聞而無絶也呂曰言爾公爾侯不敢斥君也箋云優游使待時也毛詩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言刺大悖是詩雖中有諷朝廷之意而不明指王

此詩大旨惜賢者之去而已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

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黄鳥黄鳥無集于
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毛傳曰宣王之末民人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
禮者復我諸兄復我諸父婦人有歸宗之義穀善也
熟觀詩辭未必妃匹每曰此邦之人殆非謂其夫夫
死而夫家之人不居養之又其邦族之薄大畧相似
故曰此邦之人不我肯穀不肯以善道相處也又曰
此邦之人不可與辯明是非婦人無再適之義夫死

無子則小宗撫之不然則近屬居養之此義之不可易者如黃鳥必集于木必啄粟今夫家乃棄絶之曰無居吾家無食吾粟如禁黃鳥無集木無啄粟豈理也哉故婦人不得已而曰言旋言歸吾將以告我邦之親族此復如有復于王者之復是有歸宗之意矣言語助也旋還也此婦他邦之女也不曰父母而曰諸父蓋既寡又無父也是詩初無怨王之意而毛詩序曰刺宣王也言刺大悖若于詩外立論則宣王固

其根本而釋詩者不當若是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秖以異

饑饉之歲遠依婦家而見棄焉作是以絶之而毛詩序曰刺宣王豈以此細故不足為言故必推至於王乎風俗至是誠宣王失道以致之而詩人無刺王之

情序言刺王又大悖事無小大是者道非者非道是是非非孰非道者饑歲遠依婦家婦家居野所居有樗焉蔽芾釋見甘棠我以與爾婚姻之故就爾居處相依爾不畜養我我則復歸本邦之家矣鄭箋云遂牛蘈孔疏云釋草無文陸璣疏云今人謂羊蹄初欲依婦家而居及其見棄則次章曰言就爾宿而已一宿不敢久處也復反其故居也陸璣疏云葍一名蕌幽州人謂之燕蕌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啖之饑

荒之歲可蒸以禦饑特夫也鄘柏舟實維我特婦人不事二夫故夫有特名是時知婦家將改嫁其婦故曰爾不思舊姻而求新特爾棄禮犯義如此誠不足以為富亦適以為異爾異者異乎常也怨辭之婉者也祇只職音一而記者異歟富者人之所同欲故以為言以明其無益於事而徒為不義也爾雅云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婚姻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

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戸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

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所解如跂斯翼云如鳥之跂立而張兩翼鳥首如棟亮兩翼如二雷鑰論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若如今說下三句已言如矢如鳥斯翼矣不應又以跂為鳥之跂不若只用舊說如人之跂立翼言其翼然不必謂鳥之翼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

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補音于池唐何切停水曰池前漢書引周官川曰呼池嘔夷後漢書無為山林陂池皆徒何切集韻通作沱說文從水它聲徐鉉曰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鉉葢以沱為池不知池本為沱也說文引

詩滮池北流正作沱漢樂章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

耶謂何揚雄羽獵賦相與集于靖冥之館以臨珍池

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方朔七諫鸞皇孔鳳日以遠

兮畜鳧駕鵝鷄鶩滿堂壇兮鼃黽遊乎華池劉邵趙

都賦北連昭餘南屬呼池西盼大陵東結潦河索靖

草書狀騏驥暴露偪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元熊對

踞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雄補音于陵切左氏正

義云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皆是繇辭繇辭

法皆類韻又云古人讀雄與陵為韻詩正月無羊皆
以雄韻陵韻蒸是其事也又云張叔皮論曰賔爵下
華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為雄久血為燐積灰生
蠅武疑張叔皮讀熊為能著作郎王邵云古人讀熊
與雄者皆于陵切張叔皮用舊韻孔穎達曰案詩中
無羊與正月及襄公十年衛卜御寇之繇皆以雄韻
陵郤言是也楚辭九歌終剛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
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漢沙麓之占陰為陽雄水

火相乘易林謙之需曰翱翔桂林為衆鳥雄盡之无
妄曰麋鹿悲鳴思其大雄允之節曰妻子啼瘖早失
其雄　爾雅釋畜云黑脣犉毛詩傳曰黄牛黑脣曰
犉戢聚也詩曰載戢干戈以不用故戢聚而束藏之
此謂其羊之多故其角戢聚言其盛牛耳常濡濕牛
羊之寢或作訛䚲之音嘗以問諸野人其言則然篇
内言思皆語助也劉曰牧之者日持雨具齎餱糧從
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孔疏云毛色別

興者各三十也故鄭箋云女之祭祀索則有之麗曰
薪細曰蒸所以擊牛羊之杖牧牛以薪牧羊以蒸歟
以雌以雄謂雌雄皆驅以來牛羊雌雄日閒雜羣無
害惟牛夜則隔處羊矜矜兢兢以畏牧者之擊故有
此矜兢之狀羊羣行於途不以杖防擊則騫而他之
或崩墜岸下牧者雖不以薪蒸或麾之以肱羊亦從
而畢升升登棚也箋云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
又夢見旐與旟歐陽曰衆維魚矣言魚之多也毛傳曰

旐旟所以聚衆也箋云溱溱子孫衆多也周禮占夢
獻吉夢於王此牧人之夢而大人占之者所獻吉夢
也箋謂人衆相與捕魚者謂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惟
粒食有餘故又取魚以為詠苟非豐年則尚懼其不
飽奚暇及於漁哉毛詩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
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
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

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

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殆補音楚辭天問殆與止叶又九章殆與恃叶史記龜筴傳殆與起叶易林睽之益殆與祉叶小畜之大有殆與菡叶然則宜地里切補音養里切失毋矣膴音武屆音戒補音居氣切古作暨何晏景福殿賦鳥企山峙若翔若滯峨峨嶫嶫罔識所屆按原本識訛作試木華海賦鶡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一越三千

不終朝而濟所届劉邵趙都賦聲曜紛紜澤浸宇內元正三朝莫不來届王粲浮海賦吐星出日天與水際其深不測其廣無臬章亥所不及盧敖所不届闕苦穴反說文以癸得聲補音畦桂切止也補音誦疾容切宋玉九辯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徐邈讀畜許六反補音萬邦卜工切說文以丰得聲釋名邦丰也封有功於是也韋孟詩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按原本赧

誤郝實絶在邦劉向九嘆聲哀哀而懐高邱兮思愁愁而思舊邦願承閒而自恃兮徑淫曀而道壅曹植責躬詩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君臨萬邦晉石舉歌既宴既喜翕是萬邦禮儀卒度物有其容又大預舞歌羣生屬命奄有庶邦愼徽五典元教遐通孔子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魏覲西嶽碑詞赫赫在上以畜萬邦維嶽降神實生羣公

毛詩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言刺大悖釋文

節在切反知其本截字也令京語謂截為節此云節者記其音失其本字歟石削直如斬截師尹居高位民所具瞻似之孝經嘗引此毛傳曰赫赫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具俱瞻視惔燔也據此則異乎洪範之師尹惟日矣然觀孝經之意則殆非謂尹氏其師表尹正之通稱歟既曰不敢戲談宜未敢遽指尹氏後雖言尹氏又隱其惡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令乃民憂心如炎燔畏爾威虐不敢戲談民

心憂苦恐畏至於此極則國之形雖未滅而實已絶滅斬絶也卒盡也國以民為固民心離則國從之亡矣故曰國既卒斬矣師尹何為而不監察之乎用猶為也蘇曰山之實草木是也山之生物其氣均平如一無不猗猗其長也毛傳曰實滿猗長也鄭箋云責三公不如山之為也毛傳曰薦重瘥病宏大也箋云天今又重以疫病孔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非文異義同也今京語荐音薦音是字非亦猶截音節也呼

尹氏大師而責之曰爾不均平曾不如山謂何也謂
談也有何説也又天災荐臻連年瘥病人死喪國擾
亂大多民憂苦怨讟無一言之善而師尹方憯虐畧
不懲創嗟乎奈何爾雅雖曰憯曾也而爾雅差謬良
多不可盡信尹氏為大師是周根本之地氏本也職
當秉國之均平綱維四方毗輔天子使民不迷今乃
不然詩人於是不復云云唯呼天曰昊天不弔愍我
如此然亦不宜盡空我民人之衆謂民死於饑饉瘥

病憂苦餘不死者又其心咸離則雖謂之盡空其師衆可也乃叙尹氏之罪曰弗躬弗親一切荒怠自古聖賢咸詢衆庶尹又不信庶民之言其賢其能上之人當求而用之不當待其求也今弗問弗察則弗獲仕進敗喪廉恥往往有君子嘗諭以某賢某能奚不任用而尹氏曰彼未嘗致問於我故不及用之耳此衰世秉政者之常談而詩人謂之欺罔君子尹氏欺罔文過飾非者多矣詩人終不棄絶戒而誨之曰勿

罔君子當更平夷其心已前日之所為已止也式更也小人用心雖不平而自謂已平故詩人更使之平夷小人自謂止不為不善故令更勸之止又曰無為小人至於危殆不惟危其國亦危其身瑣小姻亞則無與厚仕釋親云婦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為婚姻兩婿相謂為亞相亞次也釋訓云瑣瑣小也毛傳曰膴厚也以正而論用人必以賢能不問親疎苟非賢能雖親戚不用此詩人知尹氏必不能盡遵正道姑

寛為之説曰姻婭之小小者無與膴仕則仕任之不膴厚者亦或可也其非瑣瑣者亦姑勿問是寛為之説也釋言雖曰傭均也訩訟也而不可以釋昊天不傭降此鞠訩爾雅非周公孔子之書先儒不審攷竟相推崇據子夏初哉首基之問則知其為古書然古書豈一一皆聖人作謂愷悌發也憯曾也基經也設也振古也務侮也峩峩祭也每有雖也差謬若此奚可殫數釋文鞠作鞫然皆有窮義草雖柔而固足以

止物匊亦所以止物物至於止則窮矣故世言以鞠為窮庸常也昊天不循平常而忽降此窮極之凶訩凶也前漢劉向引詩曰日月鞠凶天不惠順降此大災戾大抵人窮則呼天若歸怨而實非怨天也屆至也闋息也禍亂皆小人致之君子如至則民心息矣安矣或未能專用君子如平夷用之不偏用小人則民之惡怒亦遠矣違遠也鄭箋謂式月斯生言日月益甚也毛傳曰病酒曰酲詩人曰誰秉國之成乎成

猶政也豈不知秉成之人言雖不指怨則深歸王不自為政使尹為政卒勞百姓國事如此賢者宜去我駕四牡欲有所之服馬頸項正當衡下衡有兩軛正乂兩服之頸兩驂鴈行咸驤首見項領焉於是思所之之國而四方政醜德齊莫能相尚猶幽王尹氏也故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言無所可往也方爾盛其惡則視相爾矛欲相殺傷矣及既夷平悅懌則歡然如賓主相疇酢矣喜怒不常如此故賢者思遯下

文曰以究王訩則此章謂王憋昊天不平常而乃降亂國危有狀故我王亦不安寧然不自懲創其心反怨正人蓋小人於是歸罪於正人而王信之故王亦怨正人覆反也言不怨小人而反怨正人孔疏曰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究言王之凶德式敬也敬化爾心以畜養萬邦訛者化而改也本心善則可以訛矣今王有凶德故欲訛其心使化其舊也孔疏云桓十五年天王使家

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但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

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抏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彼有旨酒又有

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補音局訖力切曲也集韻局訖力切字或作局說文挶戟持也从手局聲鴟鴞詩以挶為拮毛氏訓拮為撠開元五經文字挶亦作撠局皆當音戟厲補音力蘖切禮記男鞶革注云鞶革即鞶裂詩云垂帶如厲釋文音列禮記祭法厲山氏左氏傳作烈山劉邵趙

都賦漂厲與洎越叶左思蜀都賦大火流凉風厲白

露凝微霜結又厲與節叶顔延年馬賦厲與悦叶意

乙力切秦之罘刻石經緯天下永為法式宇縣之中

承順帝意周易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

意也楚辭天問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

極焉劉向九嘆意與側叶賈誼鵩賦意與息叶顔師

古讀焮中庸作昭毛詩作焮陸德明音灼椓陟角反

補音都木切集韻椓都木切字從手此詩當從手斲

哥我反　毛詩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言刺大悖
正月正陽之月魯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大史謂此正月周之六月乃夏之四月純陽用事毛
傳亦曰此夏四月而有繁霜陰陽乖亂為災異也民
之訛言如曰時日害喪曰天曷不降威之類非平常
之言乃差訛之言孔甚將大也獨我憂心凡民啖啖
固不能深憂危國之君臣尤不知所憂憂則不危矣
故惟我獨憂京京如京之大且根固不移歟抑兢兢

之訛歟我憂如鼠病伏穴中人所不知痒病也痒雖在外而使人不寧殊為擾害此憂禍非賢者所致乃彼昏君小人自致之故比于痒在外毛傳曰瘉病也王曰莠惡也蓋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疾痛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鄭箋云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父母生我豈欲俾我憂病俾使也亂世君子退伏小人肆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皆出自小人之口唯其意所欲言則言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小人

不知君子之心反見笑侮以為腐儒癡憂良可發笑
笑則玩侮從之矣朱曰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
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為
臣僕言不幸遭國之將亡與此無辜之民將隨以淪
陷而并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烏飛不
知將止于誰之屋也王曰烏之為物唯能食已則止
其屋中林林中也爾雅云維侯也蘇曰中林之木莫
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民力在危殆

之中視天夢夢若無能為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方具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衆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有皇上帝憎誰耶憎善人耶憎惡人也則惡人終於禍敗矣謂山卑耶而具為岡為陵則亦不可言卑矣民雖卑賤若不足道而具訛言或曰時日曷喪或曰天曷不降威舉國之人皆有是言則亦不可得而盡殺民亦將叛亦不可得而殺至是民亦不可謂之卑賤矣亦

可畏矣寧能莫之懲耶名彼故老稍知懼矣而訊之占夢而不及政事也朝廷之間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君臣皆自謂聖唯至愚者則然既昏愚如此安能知孰賢孰否孰是孰非毛傳曰局曲孔疏曰曲者曲身也毛傳曰蹐累足也脊理也蜴蜥螈釋魚云蠑螈蜥蜴蝘蜓守宮也遭亂禍謂天雖高不敢不曲局地雖厚不敢不重足家語曰孔子讀詩至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

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妄也故賢者既不遇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王氏曰人號呼而出此局蹐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朱曰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俗言虺蜴傷人藥所不治大坡不平曰阪阪田即今之山田夫田在隰則平矣今乃在坡陂與衆禾齊等則安矣今也

有菀其特獨其無朋風雨之所揺扤如不我克必摧必死特如獨立無朋之君子其揺扤危殆似之及乎國勢危亡之狀既著昏君亂臣不無微恐既名故老謀之勢急不得已而求賢既求我則如恐不得我不容避逃執我如仇敵然亦無禮矣雖急求如此而亦不我力終于緩弛者小人終慮君子之至非其同類懼非巳利也毛傳曰厲惡也宣王之時庶乎正矣今則厲矣如火燎方揚熾寧或有滅之者乎幽王惑褒

女以為后自此大亂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周為天下之所宗故曰宗周釋文曰威齊人語也猶滅之也如前章所序可謂長慮永懷矣然猶有未終之意今終其永懷又有窘焉如又窘於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雨中行車已有陷濘之憂况又棄輔其隤壊爾載也必矣及隤爾載乃求諸伯長老成以助予乎無及矣輔喩賢者伯者老成長伯之賢稱王室雖亂羣小得志而其閒猶有賢輔亦或賴扶持之力今又棄之

矣故此章云孔疏曰令人縛杖於輻防輔車也魯隱公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隳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隳幣焉服虔曰隳輸也是訓輸為隳隳壞之義箋曰輸墮也疏云子路將墮三都是也毛傳曰員益也疏曰益之于爾之輪輻箋曰僕將車者也屢顧爾僕者又以喻知人之難雖已智賢亦未可悉以聽其所為又當屢察之察其備察其所安屢察不止于一察察其果賢果勝任則不隳厥載矣終踰

絶險喻終濟大難矣今乃曽不以是為意乎君子潛隱退遯如魚在池沼亦非樂于窮隱也世亂不得不潛伏也然賢德外著自不能掩其眧亦甚焉孔甚也此非詩人自謂謂他人之賢者也此賢者憂心慘慘憂念國之為虐禍將至也箋云彼尹氏大師也彼小人也彼有旨酒嘉殽唯與其鄰友親洽燕樂其昏姻則尤甚也云語助也念我獨憂心慇慇爾毛傳曰佌佌小也蔌蔌陋也哿可也佌佌者此人之謂歟此人有

屋謂小人之徒皦言其徒興第建宅者不一也蔌者如蔬蔌之多皦其下焉咸有穀之可食矣言飽食者則不勝其多矣皆謂羣小徒屬也至民今則無祿食言祿則食在其中矣詩人失祿故曰無祿而亦并言凡民不止于言已衆民如草木方長夭夭而有以椓害之小人所施皆暴虐剝割富人雖此猶之可也其惸獨之人何以堪之故哀之上夭字似夭故毛詩作天字微訛爾今讀如桃之夭夭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

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是詩蓋深怨皇父之遷邑傷王室無政羣小用事因日食川沸山崩之變而作也而毛詩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言刺悖又失詩人本情孔疏云日月之

食本無常時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魯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季平子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辰不集

于房瞽奏鼓凡是平子太史之説皆非也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則凡食皆災也彼平子太史之説皆起於歴家之好諛其君者隨事旋為之説以釋君憂一行至精於歴亦謂闕於君德有算所不及孔甚也醜惡也日月食則光微月臣道日君道日有食之則君道大失天地人同此一氣氣感災見日月不行其所常行而有異又曰月食則維其常者皷之日食災甚則以月食猶為常而非甚醜也日食君失其道

則國失其政民失其所故云亦孔之哀唯不用賢良而用小人故四國無政四國猶言四方王者統四方小人在上政不行於四國故四國皆無政臧善也何若是之不臧也毛傳曰震雷也山頂曰冢朱曰令善也崒者崩陷之甚也鄭箋謂崒崔嵬未安文勢不然康成不善屬文故云令之人謂令用事之人哀以告曰胡為深憯而不少懲也爾雅釋憯曰曾蓋爾雅之失毛傳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鄭箋云皇父家伯仲

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王氏曰變異所生以用七子故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豔妻煽方處故曰煽言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未變徙也家伯雖為冢宰而次司徒之下者權居其次也亂世私意盛肆不由官常此章惟以權寵次第為序孔疏謂有不次者便文取韻也其說未為深允皇父權寵最盛番次之家伯次之仲允聚子蹶楀又次之師氏其職尊矣而居趣馬之次則以權寵叙可覩矣膳夫趣馬親近

內史職掌尤要切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朱曰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朱説容或有之然權初不在職抑猶又也皇父豈曰我所為不是乎時是也胡為作我以遷於向以有車馬之故或作我以役于向不先就我謀遂徹我牆屋以遷或闢民居以廣宮室致我不獲治田下者卒汙高者卒萊乃曰予不戕敗女王建都邑有所遷役有所治闢禮則然矣王氏曰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孔

疏曰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曰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令立有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毛傳曰亶信也侯維也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慭與也今鄉俗亦云不慭我留一家俾守衛我王宛然鄉談無毫髮差春秋傳曰旻天不慭亦謂與也傳又曰兩軍之士皆未慭或曰傷也方言云慭傷也楚潁之閒曰慭其鄉音同而意異歟說文

曰慭閒也謹敬也一曰說也一曰甘也廣韻云慭且也蓋老者族盛多藏富厚故取以為三事無留者又擇有車馬者徙居于向以富其邑皇父勢力足以徙之不恤人心之不樂也蘇曰無罪猶且見讒敢告勞乎此下民之災孽匪降自天皆人所為也民不敢面憎而背憎噂噂沓沓憎惡重複深切也職猶俗語之只也只由小人競致此災孽爾羣小非一人故有競致之狀凡經典語助之職同毛傳曰痗病也羡餘也

王氏曰徹通也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病矣四方猶有寛餘我獨居憂民雖病而愚者跡者不以為意不懐深憂故亦可以言逸我獨不敢休暇今天命既閉塞不通徹我終不敢傚我友不憂國而自逸毛傳曰親屬之臣不能自已陳氏曰不然則不應不去也前漢谷永云昔襃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注云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内

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然周語言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史記亦云與此詩百川沸騰符合周語又云幽王時岐山崩又與此詩合史記言幽王嬖褒姒毛傳亦曰幽王惑褒姒而以為后衛宏作序亦云獨鄭箋依魯詩殊為好異今不從魯詩之所以終於不行亦以有此類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痛周宗

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

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痡音鋪韓詩作痡毛詩作鋪補音出尺遂切徐鍇說

文繫傳云出又音吹去聲故詩曰匪舌是出維躬是

瘁　歷考諸本斯本為善而韓毛之序咸謂幽王詩

未安蓋拘於刺也是詩曰周宗既滅又曰謂爾遷于

王都則平王時事也先儒作序不可盡信序意與同

或得或失關雎或以為刺十月之交或以為厲王奚

可遽信厥後小弁巧言巷伯四月等篇宛然幽王之

詩先儒拘於刺故不敢言平王鄭風清人不可以其
次豈諸儒未之知蓋雷同不察忽焉昏忘乃人之常
情以序病詩以詩病本不可毛序又曰雨自上下者
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孜本詩何嘗有此意
因首章脫簡妄鑿斯説殊為不可衰亂之世陰陽乖
戾雨則淫雨晴則久旱浩浩廣大無際也昊天其以
浩浩為音皞昊字日在天上光明皓白明白而皓皓
皞天有日有星辰雲漢之文故曰昊天皞蒼天言其

色上天言其高而爾雅曰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為義未安爾雅多差謬不可盡信駿善也謂天不善其德既降喪亂之禍又降饑饉之禍以斬伐四國困窮怨天人之常言而心實不敢怨故曰不畏于天則不怨天之實著矣又更其辭呼旻天而怨之曰急疾其威弗思慮弗圖謀既棄彼有罪舍棄也殆謂褒姒王驪山下虜褒姒往往羣小并罹其禍是謂既伏其辜辜罪也若此無罪無辜之人乃又俱

淪胥以痛胥相也痛病也淪沉没也怨天降饑饉及無辜周宗既滅蕩然無所止戾戾至也正大夫上大夫也即卿也君死國亂蕩析羣臣離居所居遠於朝故莫知我勩勞詩人忠勤之臣也平王新立大臣茍且怠惰莫肯夙夜孜孜三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三事此言三事大夫則兼言中下大夫矣王辱臣死今幽王死而三事大夫如故則知其不能死節宜其莫肯夙夜勤勞邦君諸侯當王國之大難宜即朝

覲有朝朝夕朝之禮今乃莫肯朝夕不匡輔王室幽王既爼禍變既極庶曰今式臧矣臧善也意謂今將善矣乃反出為惡覆反也往往諸侯反乘亂侵周如鄭取溫麥取成周禾之類如何昊天不伸正法伸信也辟法也言助也法辟不伸言亂者肆横天不降禍以法治之如彼行邁靡所至止臻至也言蕩然無所止極詩人於是勉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為不相畏如此不畏于天乎不畏天之福善禍淫乎不肯夙夜

不肯朝夕覆出為惡皆不相畏也不畏王朝也所謂凡百君子非君子也姑曰君子也果君子也胡敢不相畏胡敢不畏天莫肯夙夜是不畏新立之王也莫肯朝夕是不畏新立之王也至於反出為惡尤其無所忌畏兵戎成而不退其謂申侯西夷犬戎勢益張平王度不可支故謀東遷歟饑成不遂者降喪饑饉無食以遂人之欲也暬親狎也說文云狎習也親狎侍衛之人猶憯憯曰饑瘁而況于他乎喪亂饑饉如

此凡百君子又莫肯訊問詢謀聽人之言則當有以答之無拒絶其有譖言則當退之無答奈何凡百君子不肯若是也哀哉我本不能言者不欲言也今兹有言非但事口舌而已維我躬憂悴故不得已有言於是又曰能言則可矣哿可也至于小人之巧言如水流㳽㳽無窮惟欲俾躬自取于休美而已不復更恤他人維曰仕宦而國事甚急且危殆孔甚也棘急也然則豈可任非其人是時任使多非其人若有曰斯

人不可使則得罪于天子朝多小人天子聽其言而使斯人若順旨而從之亦云可使則朋友將怨我罪我之違道世久衰亂無人材可使謂稍稍可共輔王室者曰爾遷王都乎乃曰予未有室家如洛邑新邑百官居室未備思慮如鼠戀穴泣血甚小甚陋勢不可已故憂泣無有一言而不疾痛者詩人于是折之曰昔爾去朝出居於外又誰從作爾室耶亦爾自為之也詩人蓋輔平王東遷者也平王東遷雖未能復興

王道而是詩大體則無邪也故孔子取焉